詩源辯體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之一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館甥陳所學君俞　梓

予作詩源辯體先論次三百篇至五季爲前集業既有成乃復采宋元　國朝爲後集然漢魏六朝唐人以世次定其盛衰而宋元　國朝則否者蓋漢魏六朝唐人之變順乎風氣之自然故可以世次定其盛衰宋人多學元和元人多學中晚　國朝人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各隨其意而學故未可以世次定盛衰也蓋詩至晚唐其衆體既具其流變已極學者無容更變但各隨其質性

而倣之耳。李本寧云。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何所取益乎。但漢魏六朝既有詩紀。而唐人詩藏者亦多。故其業易成。宋元詩藏者既少。而　國朝詩。汗漫尤甚。亦姑求其姓氏顯著。有關一代者。凡三十餘識。僅得若干人。而簡帙已浮於前集。蓋作者篇什自繁。不容不多耳。後有同志者。倘能增益。當另爲一集。庶各見其功。決不當混入以相雜亂也。此集原小論二百六十餘則。不能盡刻。恐身後散失。今先采其要爲二卷。附前集後

胡元瑞云。詩之筋骨。猶木之根幹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

神韻猶花蕊也節骨立於中肌肉色澤榮於外神韻充溢其間而後詩之美善備猶木之根幹蒼然枝葉蔚然花蕊爛然而後木之生意完斯義也盛唐諸子庶幾近之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幹屈盤而絕無暢茂之象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若落花墜蕊雖紅紫嫣熳而大都衰謝之風又云宋人調甚駁而才具縱橫浩瀚過於元元人調頗純而才具局促卑陬劣於宋然宋之遠於詩者材累之元之近於詩亦材使之也故踏元之轍不失爲小乘入宋之門多流於外道矣愚按元瑞此論妙甚但言宋人用意當言宋人尚格爲妥宋人

雖用意而意不可言觔骨也又元人律詩亦多出於中晚正派今言元人專務華而離實云云或未見諸家全集姑以理勢斷之耳俟諸公全集出更爲定論以下四則宋元總論

宋人五七言古出於退之樂天者爲多其構設奇巧快心露骨實爲大變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蓋以其縱恣變幻機趣靈活得以肆意自騁耳七言律若梅聖俞王介甫黄魯直陳無已諸人所録而外多生澀怪僻實出晚唐惡道後世中才之士於宋人諸體讀其律知其爲惡讀其古又茲無所得往往謂宋人皆不足觀宜矣嚴

滄浪云。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此論最爲公平。庶幾有兼識者。與前集元和詩首數則參看

胡元瑞云。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謳幾於中絕。又云。律詩猶如有杜。愚按謂風雅樂謳幾於中絕甚當。謂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則謬甚矣。宋人古詩歌行。多出於退之樂天。體雖大變。而功力恒有過之。律詩雖多出子美。然得其粗。而遺其精。明於變。而昧於正。故非枯槁拙澀。則鄙朴淺稚。如杜之沉雄含蓄渾厚悲壯者。有一語乎。徒原其所自出。而不究其所從歸。則

岑樓寸木矣張文石云袁周無頌漢無雅晉無四言唐無選宋無律斯並得之。

宋主變不主正古詩歌行滑稽議論是其所長其變幻無窮凌跨一代正在於此或欲以論唐詩者論宋正猶求中庸之言於釋老未可與語釋老也

林君復名逋集中古詩僅見一二五言律雖出晚唐而韻致音調可取亦少斧鑿痕七言律多晚唐刻削之語七言絕可次五言律 以下各人采其要語尚缺數家容補

宋初謂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而楊大年錢希聖等又學李義山號西崑體人多習

其僻澀。然自林逋而外。俱無全集。至梅聖俞名堯臣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門戶。故多創爲奇變。宋人好奇者。大都出此。劉後村云。本朝詩。惟宛陵聖俞宛陵人爲開山祖師。是也

聖俞詩六十卷。五言古最多。歐陽公詩話云。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絶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嘗有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霶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

老大譬如妖嬈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有難嘬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勝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愚按聖俞五言律前十餘卷格頗近正入錄爲多五言古短篇及仄韻尚有可采其他恣爲奇變長篇平韻體既支離意復淺近十卷以後雖有可觀而晦僻怪惡鄙俗者甚多歐公所稱賞正以五言律五言古短篇及仄韻諸作也

歐陽公詩以聖俞比東野實非其倫蓋聖俞長篇醜怪者歐實不取而但取其古律短篇故以退之自喻以東野比聖俞耳見永叔讀聖俞蟠桃詩其撰聖俞墓誌云初喜爲清麗

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數語（亦有斟酌）

歐陽公作聖俞墓誌云。間亦剝琢以出怪巧。此言似而未秀。按怪不可言巧。巧不可言怪。以怪為巧。此魯直所以代興也。

聖俞五言律入錄者較諸體為多。如王燭陪祠日。城下漢江流。千里向巴東。郊生方得桂。跨馬獨歸日。等篇體實為正。他如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川濤觀海若。霜響入江濆。蛟龍驚鼓角。雲霧濕衣裘。地蒸蠻雨接山潤海雲交。破寨殘經卷。新墳出樹根。駝鳴沙水

塞鵰擊雪雲低。漢驛凌雲去胡人踏雪摩崇駝斗折來沙背相高接草蟲。燕獨鳥去煙外。斜陽明樹頭。山長羸馬困月黑怪禽啼。等句。古淡有味。如大將中流矢殘兵空負戈。提兵無百騎偷路執生羌。廢城無馬入。破塚有狐藏。推枕感孤鴈抽琴彈壞陵。帶月入渦尾落机防石根。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鴈落葑田闊船過菱渚秋。寒屋猛添響濕窓愁打窠。聞雨半滅竹林火數鬧茅屋雞。古寺入深樹野泉鳴暗渠。等句。更爲苦硬。歐公所推。正在古淡與苦硬耳。故聖俞五言律。不特爲諸體第一。亦當爲宋人第一也

聖俞詩云。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諷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故其詩雖多奇變。而諷勸多歸於正。劉後村云。宛陵出。而後桑濮之生淫稍息。風雅之氣脉復續。此正宋人議論。然以晦僻爲二雅。旣大失之。以怪惡鄙俗爲二雅。則背戾滋甚矣。

聖俞詩云。欲操文字工。下筆語多礙。又云。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故其諸體艱澀晦僻。讀之使人悶絕。五七言古體。製音調寸不得一。從古未有此門戶。其答正仲詩云。作文持與人。百不得一領。果爾。又安可謂世無知音耶

聖俞怪惡實爲魯直先倡。乃是變中之變。其答歐陽公寄

書詩云。新詩不作奇。乃見子所慎。向來能如今。豈得有覯變此正猶魯直譏子瞻詩句不逮古人也。咄咄怪事。實所未喻。

聖俞魯直之詩。俱屬怪變。而魯直詩。元美。元瑞。論嘗及之惟聖俞獨無指摘者。蓋聖俞篇什倍於魯直。人多不能盡觀。故余特詳言之。

或疑聖俞魯直怪僻句。采入辯體過多。恐讀者易厭。愚謂二家之詩。前賢多未發明。其全集人未肯竟讀。怪僻者全篇既不可編入。而摘句又不容多。則人終不能知宋人之極變也。

元美元瑞論詩。於正者雖有所得。於變者則不能知。袁中郎於正者雖不能知。於變者實有所得。中郎云。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以李杜柳與四家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以韓白歐為聖。蘇為神。則得變體之實矣。與前集元和論第三則參看　試以五言古論之。韓白歐蘇雖各極其至。而才質不同。韓才質本勝歐。但以全集觀。則韓太耆恭歐人錄較多。而警絕稍遜。然不免步武退之。白雖能自立門戶。然視其全集。則體多冗漫。而氣亦孱弱矣。至於蘇。則才質備美。造詣兼至。故奔放處有收斂。傾倒處有含蓄。蓋三子本無造詣。而

蘇則實有造詣也總四家而論蘇爲上韓次之白次之歐又次之而元不足取宋人首稱蘇黃黃諸體恣意怪僻遂爲變中之變元美謂其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又云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已墮傍生趣中是也然黃竟爲江西詩派之祖流毒終於宋世中郎直舉歐蘇而置黃勿論可爲宋代功臣

歐陽永叔名脩古詩中郎謂滔滔漭漭有若江河是也東坡云歐陽子詩賦似李白此以諸體近唐調者言之

呂居仁云東坡蘇軾字子瞻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作打猛諢出西清詩話云東坡天才宏

放。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源泉。未爲過也。歐

按韓白歐蘇俱以才力相勝。而韓蘇五言古。尤能盡變

元美乃云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此不可曉

疑有誤字。

張芸叟云。子瞻詩。如武庫乍開。戈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愯

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愚按子瞻五七言古。一牽於次韻

再傷於應酬。險韻有往復四五者。安得不扭捏牽率也

或謂讀太白長篇。如無韻者。蓋一本乎自然耳。

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縶。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

如和歸園田。乃以游白水山至荔枝浦當之。其境趣判

不相合。安在其爲和陶也。其他率多類此。又如擬古雜詩等作。用事殆無虛句。去陶益遠。

子瞻在黃州、揚州、有和陶詩。絕不相肖。晚年在惠州和陶、稍有類者。

子瞻七言絕。風調多有可觀。氣格亦勝永叔。自是宋人傑作。

劉後村云。歐公詩。如韓昌黎。不當以詩論。西清云。坡詩如方朔極諫。時雜滑稽。罕逢醖藉。此論皆正。然可以論唐而非所以論宋也。袁中郎云。詩至歐蘇。滔滔漭漭。有若江河。此又不分正變。故凡歐蘇之詩。美而知其病。病而

知其美乃是法眼。

方虛谷云：洪覺範妄誕，著其兄淵才之說，以爲子固實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子固詩一掃崑體，所謂餖飣刻畫咸無之也。已上八句皆虛谷語

子固七言律，唐調雖有高下，較諸家爲正，宜宋人謂不能詩也。

王介甫名安石五七言古有正有變，才力可次歐蘇，而工巧弗逮，又恃才信筆，故多蒼莽不純。

宋人七言律雖着意變唐，然亦有自得之趣，惟介甫大多脫唐僻調，而惡句復多，又用事無虛句，可謂事障以全

集觀乃見陳后山謂荆公暮年詩益工。正是愈趨愈遠耳。唐子西謂荆公得子美句法。正未識子美也。

黄魯直 名庭堅 諸體生澀拗僻。深晦底滯者。悉出聖俞。宋人嘗謂歐公以文爲詩。坡公罕逢醞藉。此論誠當。然於魯直則反稱美之。豈以歐蘇爲變。魯直爲正耶。甚矣宋人之愈惑也。陳無已謂魯直過於用奇。不若杜之遇物而奇。愚謂太白之窈冥恍惚。子美之突兀崢嶸。乃古今至奇。魯直不能彷彿一二。徒欲以一字一句取異於人。即使果爲奇句。亦是小道。况若是乎。

唐王建杜牧陸龜蒙皮日休雖多怪惡。然止七言律一體

聖俞魯直則諸體皆然乃是千古詩道之厄魯直詩云
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直切忌隨人後蓋其意本乃
爾宜其眾醜畢集也當時子瞻偶於孫李二家見其所
作稱之其上子瞻二首又其最正者一時好奇之士遂
以子瞻之言同聲相和其所稱說皆夢寐語予嘗惡李
長吉牛鬼蛇神至讀魯直詩反覺長吉韻調不乏也南
渡江西諸子翕然推重別為一派良可深恨
胡元瑞云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
者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為奇而不
能奇而一代尊之無上又云宋諸子以險瘦生澀為杜

此一代認題差處。予欲改瘦二字爲艱深。更爲妥帖。

張文潛云。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古今聲律。此語頗僻。務甚。然實爲魯直一生罪按。

陳無巳名師道 詩學魯直。魯直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巳。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巳平時出遊。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其諸體怪僻。少於魯直。而深晦過之。王繇學序云。是集無別本。訛字頗多。是深晦本其痼疾。而復乘以訛字爲累。讀者以意斷之可也。

骨直五七言古意在收斂而時浤放逸無巳才力不逮骨直故收斂多而放逸少

李獻吉云黃陳師法杜甫今其詩傳者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人等謂之人可乎愚按骨直五言律惟王文恭公輓詞二首畧得杜意餘皆僻調去杜絕遠陳之勝黃實在五言律也

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尤袤字延之號道初淳熙中與誠齋同青宮僚案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劉後村詩云派裡人人有集開竟師山谷友誠齋則誠齋學山谷也范成大字至能號石湖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南渡後詩至萬篇予先有古本渭南集四十五卷至五十二卷

陸文圭云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虛谷又云

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為四大家自是始降而為江湖之詩葉水心以文為一時宗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得取摘用略名於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盛唐一步不能進天下皆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　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　徐照字道暉號靈暉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　四人或字或號皆有靈字故曰四靈）或問四靈較江西諸子何如曰四靈江西俱未見全集然四靈宗島合雖晚唐猶有可觀江西宗山谷山谷宗子美所謂正變兩失選宋者亦然皆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時又有戴石屏。亦江湖詩人。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嚴滄浪有送戴式之詩聞武進庠生項永貞有宋詩一百本。意諸家皆全。求借不與。後集不成。始此

宋元晦名熹五言古最工。宋人五言古。歐蘇門戶雖大。然悉成大變。國朝諸公則選體稍近。而唐體實踵元晦五言古。初年嘗擬十九首。既而悉學應物。又既而學子昂。又既而學子美。音節步驟。十不失一。實在我明諸家之上。元瑞稱其製作頗遡根源是也。元晦嘗言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方得作詩之法。蓋元晦本學淵明。然

未易彷彿。故其沖淡者。遂為應物。宏大者。即成子美也。

人知陶韋為一源。不知子美實與陶為一源也。

元晦楚辭有虞帝廟迎神送神二歌。直逼屈原九歌。元晦嘗註楚辭。蓋有所得也。嘗言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強。其自知乃爾。

劉潛夫名克莊號後村古詩非所專工。故亦不甚墮落。律詩工者多為峭拔。拙者入於鄙俗爾。

潛夫七言律。多晚唐俊亮之調。其他清新峭拔。乃晚唐五代遺響。而益工耳。其自勉詩云。苦吟不脫晚唐詩。其自知乃爾。又多奇物鄙俗之語。其法皆本於王建。又其中

有難曉者。不讀下句。未曉上句之義。其詩云。莫求鄰媼詠。姑付後儒箋。其本意乃爾。文主稱爲大家正猶宋人稱樂天爲廣大教化主也

宋人之詩。大都出於元和。非但初盛唐之音絕響。即中晚之調亦不多得。惟嚴儀卿名羽號滄浪諸體悉出騷選盛唐。但未能自然耳。楚辭雲山操最佳。樂府歌行多出太白。儀卿識見有餘。涵養未至。故其諸體雖刻意範古。寡自然之致。而神韻亦有未揚。故五言律讓昌穀。七言律讓仲默。七言絕讓于鱗。元瑞乃謂滄浪亟稱盛唐。而調仍中晚。元瑞初未識盛唐也。

謝皋羽名翱諸體率多詭幻。五言古匠心自恣。要亦宋人奇

變亦自足成家七言古學長吉而詭幻過之他有終篇
不可解者胡元瑞云李長吉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元
人一代尸祝至 國初尚有效者
鄧牧作皋羽傳云翶與牧友牧曰古人著述謂當出胷臆
自成一家君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
辯相詆因聽牧訪杭文士若干人云云今皋羽詩極詭
幻豈皋羽本中繩墨反以牧畏之耶抑牧以其有類繆
襲韋昭李賀實爲反以爲中繩墨耶
元裕之名好問才力少遜宋人而怪惡鄙俗處則無然不完
純者多中亦有晦僻語五言古入錄者實爲明爽而七

言廣見才情爲元人　國初諸子先倡但古詩及律多用舊衍文兼用時事則前人所無至五七言古大聲借用則自李美已然

國朝詩李獻吉何仲默最正而二子之名又盛然李變體止七言古長吉體一篇何變體止七言律回文一篇正猶釋迦文與外道角用耳其他或失之鹵莽孱弱而未有入變者裕之廉夫雖文備衆體而變多於正亦其才累之也然廉夫雖變體必彷彿其人裕之語雖平易而體則從心所欲矣

裕之律詩五言盡洗宋習稍復唐調七言律晦僻處多學崑體

裕之七言絕論詩二十首其論甚正又七言絕極敗東坡而五七言古多學東坡七言絕極敗崑體而七言律參學崑體則又不可知

趙子昂名孟頫松雪齋集諸體僅二百二十六首雖疎淺而寡倂調入錄者五言古七言律五言絕爲勝而五言律最劣戴表元序云最後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若干卷屬予評胡元瑞詩藪言歌行全篇可觀者子昂桃源春曉圖五言律可摘者子昂雲端雙鳥冷花底一琴閒七言律全篇整麗首尾勻和者子昂萬歲山七言絕妙境溪頭月色一篇今皆不見本集則

其集似不止此或疑選本又非

子昂五言古雖學漢魏七言律雖學杜而全集遠遜諸家實以精力盡於書畫無專功琢磨故也

虞天錫五七言古正體雖多才力斷不及裕之五七言律亦無僻調

楊廉夫名維禎號鐵崖古樂府十卷中五七言古五七言絕計四百十二首門人吳復所編復卒於至正八年而序則六年作蓋廉夫五十以前作也槩以古樂府名之非復古詩六卷計一百三十五首門人章琬所編中六十一首與前同吳復序云先生在會稽時日課一詩晚年讀之

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洞庭間所得云。十卷後跋云。不見姓氏先生晚年所著。有補遺。遺稿後集。家傳人誦。散逸未暇裒集。予按康夫詩。本欲備衆體。然變多於正。亦其才累之耳。元人詩。惟康夫才力足繼歐蘇諸子。

吳復序云。詩先性情而後體格。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與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予謂國風體製既定。故專論性情。即所謂認性認神也。學漢魏而下。不先體製。而先性情。所以去古日遠耳。然第一卷。及餘數十篇。性情猶正。餘則因題詠事。又未可言性情也。其

續奩自序云。陶元亮賦閒情。出暬御之辭。不害其爲處士節。余賦韓偓續奩。亦作娟麗語。又何損吾鐵石心也。法雲道人勸魯直勿作艷歌小辭。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坐此墮落惡道。余於續奩亦曰。空中語耳。不料爲萬口播傳。兵火後。龍洲生章琬尚能口記。又付之市肆。梓而行之。因書此以識吾過。時道林法師在座。余合十曰。若墮惡道。請師懺悔。觀此則淫艷者雖爽。而終自悔。蓋其性本然耳。

廉夫樂府五言韓厥裁趙僕等。遂入議論。人言李賀之樂府爲史斷。不知廉夫已先之矣。

元稱虞楊范揭。虞集字伯生号先有伯生學古錄二本卷之三至卷之四卷之二十七至卷之三十楊載字仲弘　范梈字德機　揭奚斯字曼碩待諸集出定論。

七言律宋人如歐陽永叔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路高黃鵠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蘇子瞻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王介甫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黃魯直心如汝水春波動興與并門夜月高。山

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　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　宋人以爲警語元人亦有習之者如元裕之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哀　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山惟有雲　薩天錫鴈聲墮地夢回枕月色滿城人擣衣　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鴈一聲霜滿天　等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之二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國朝人詩。五言古律五七言絕斷不能及唐人惟歌行與七言律爲勝。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韋柳之蕭散冲淡各極其至。　國朝人既不能學郎韓白東野變體亦未有能學之者。五言律五七言絕入錄者誠足配唐而全集則甚相遠。若歌行李杜雖極變化奇偉而繼之者絕響高岑李頎僅稱正宗至　國朝諸名家則黽勉強致其入錄者往往過李杜而軼高岑。與前集盛唐總論第三則參看

七言律盛唐文質雖備而完善者無幾大曆以下氣格頓

衰。國朝仲默而後偏工獨至往往有過盛唐者矣以下

四則 國朝總論

或問 國朝諸名家之詩。入錄者。誠足與初盛唐相匹而篇什又過之。豈功力有過於唐耶。予曰。不然 國朝諸名家。篇什常十數倍於唐。其入錄者不容不多。然初盛唐名家。入錄者。固佳。而不入錄者亦唐詩也。 國朝諸名家。入錄者。誠足配唐。然以全集觀。不失之蒼莽。則失之率易。不失之支離。則失之淺稚。欲望中晚名家。有弗及也。況初盛乎。故予論古人詩。即予所錄。有足證者。論國朝詩。非全集不足以爲證也。此雖極盛有不能繼。要

亦功力太半盡於舉業耳。

或問先輩論詩。多稱其所長。諱其所短。如永叔之於聖俞。子瞻之於魯直。是也。今子於國朝諸名家。必欲長短盡見。無乃太傷刻乎。曰。此編以開導後學爲主。不直則道不見。國朝諸名家。全集方盛行於世。後生貴耳賤目。畧無真見。其於諸名家長處。既不能知。短處能知而不敢自信。嘗嘗憒憒。莫知適從。故每每置之高閣。此編論其所短。不免獲罪諸家。錄其所長。實足爲諸家功臣也。至其中字句間有疵纇。又不能無益諸家。但不可使淺陋者聞之。又不可使庸妄者傚之也。

國朝先輩取法初盛。然視其全集。往往玷缺。多不足觀。後輩近於中晚。而反多完善。蓋先輩才力寬洪。不事修飾。即不無玷缺。而有傑作可觀。後輩資性明敏。更假琢磨。雖較多完善。而無大篇可取。蓋亦理勢之自然耳。即古人得名。而所稱傳者不過數篇。嘗見華子潛巖居稿。王子裕詩稿。陸無從大雅堂稿。已上俱於友人家一見俱完善可錄。而華陸則出於大曆。乃知　國朝諸名公。有其實而姓氏不甚顯著。無關於一代者。實多也。

國初詩。首稱高楊張徐。都玄敬云四公皆吳產故得並稱張徐皆各省人僑居於吳胡元瑞云。季迪下。便應及楊張徐二子。遠矣。愚按季迪才

情特勝五言古唐體可二十篇直逼李杜。國朝李何而下所無歌行多出靑蓮而才力豪邁當爲稱首無疑。楊五七言古每多任情張五言古六朝唐人體無不具。而學杜者爲優歌行步驟既超才力亦稱實在李廸之亞乃知後人未覩諸家全集斷不可輕立議論也。

高季廸啓名詩初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後自刪改彙次爲一總名曰缶鳴集僅三百餘首今有高太史大全集。凡二千餘篇極其冗濫乃正統間徐庸所廣也。

國朝詩人教古昉於李廸匠心始於孟載然季廸五言古長於唐體蹤於漢魏。

李廸歌行豪蕩俊逸。多出青蓮。嫣雌子。黃大癡稍近於變

王敬美云。李廸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元美謂歌行之有獻吉。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愚謂鱗鳳之喻。當歸李廸。

胡元瑞云。高太史　昭代初雅。堪稱爾。而弘正諸賢。揚搉殊不及之。至兩瑯琊元美敬美咸極表章。衆論遂定。愚按弘正諸賢揚搉不及。則以元習未去。故樂府律詩是也。兩瑯琊咸極表章。則以才具瀾翻。故五七言古是也。

李廸五七言古。才具瀾翻。風骨頹利。故含蓄深沉者少。而字句亦有未安。蓋其氣豪。不能精思故耳。王華川序言

之最切。至其才情所到。則絢爛溢目。

李廸七言律。如鳴蟬聲中。落日登高。秦金不厭。新烟着柳。重臣分陝。少年恥着。風卷雙旌。足爲國初正始。然前四首。盛唐遺響。後三首。亦晚唐俊調。餘悉爲中晚矣。七言絕。率皆晚唐。

楊孟載名基五七言律絕。悉入晚唐。而七言律較工。後人遂以爲出張上。誤也。

國朝古律之詩。爲艷語者。自孟載始。然情勝而格卑。遠出溫李之下。元美謂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予謂果爾。則溫李諸子。宜盡黜矣。豈詩家恒論哉。

張來儀（名羽）五言古靡所不有。而學杜者爲優。歌行完美者。在伯溫之上。五七言律悉入中晩。其爲中唐者。淘洗頗工。然與古詩歌行如出二手。七言絕太逼晩唐。

劉伯溫（名基）全集蒼莽不純。然　國朝爲四言騷賦古選樂府者。俱自伯溫始。胡元瑞云。劉青田（伯溫青田人）旅興等作。有魏晉風。足爲　國朝選體前驅。歌行入錄者。杳冥恍惚。最爲得體。宏大處更勝來儀。惜小有玷缺。又結語時涉餒弱。五七言律入錄者。雖不甚工。而氣亦不薄。餘悉爲宋人。而鹵莽過之。王元美云。　明興。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廸。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

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

袁景文名凱七言律悉學子美而不成語者幾半然僅得杜之駘蕩至白燕荷花鏡中梅則晚唐格也白燕最工當時號爲袁白燕云五七言絕多非本相

何仲默云取我　朝諸名家集讀之弗多得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意獨海叟詩爲長景文號海叟　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甚法爲　國初詩人之冠已上仲默語　李獻吉云叟師法子美時有出入集中白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雲間故吳地叟亦不與四傑列皆不可曉仲默謂　國初詩人叟爲冠已上獻吉語　詳二公之意其所推重

者在歌行近體耳。愚按景文五七言律。玷鈌者甚多。七言入錄者。僅得杜之駘蕩。而警絕處絕少。歌行僅能學杜短篇。而長篇較高張伯溫。相去甚遠。槩謂其爲 國初詩人之冠亦矯枉之過胡元瑞云。仲默於 國初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不極也。已上元瑞語元美見伯溫論中元瑞。不爲李何所惑。可爲卓識。至白燕一詩格雖晚唐。在詠物亦有可取。如獻吉詠物實多。而不成語者過半。五穀不熟。斷不如荑稗也。

楊東里名士奇前集。諸體共五百七十七首。續集諸體共一千四百二十首。東里卒於正統八年。年八十。前集有楊

江陵序。乃正統元年所撰。是時東里已七十三。則續集之多。乃其子導并收前集所遺而刻之。故應酬者十居六七。前集五言古漢魏最長。而唐體短篇亦勝。續集則唐體長篇多有可觀。 國朝五言古漢魏唐體兼善者。僅東里一人。七言古前集寡鴻鉅之製。續集入錄者較勝。五七言律前集實多佳篇。續集可采者甚少。七言僅得百中二三。

宣廟尚文。五言古大多古體。東里五言古多法漢魏。正是風化所及。獻吉送昌穀詩云。偉哉東里廊廟珍。是也。但較于鱗稍為淺易。又不免多用古句。律詩較揚張諸子。

始漸入閎大。但以全集觀。氣格不甚高耳。

王行儉直名諸體共二千六百三十首。然應酬倉卒者多。故字句時有未妥。五言古漢魏體甚少。然較東里實能稍變。唐體全集實多膚淺。入錄者頗亦稱工。然不及東里之大。七言古惜少變化。中數篇才力實勝東里。

行儉五七言律。全集實多淺近。然五言入錄者冠冕典雅。大變　國初之習。餘亦唐調。七言律凡一千一百二十一首。入錄者僅三十之一。可次五言。其他題詠亦頗稱工。聲響色澤。與五言俱勝東里。前人俱不稱述。未曉。

沈啓南周名古律絕句七言爲勝。成弘間多尚宋體。入錄者

僅啓南一人。啓南律深晦者。未可爲法。專詣者。或掩宋人。至李何一變。遂爲初盛正音。其傳誦者。恐出於僞。未敢入錄。

啓南五七言古。全以意見爲主。語雖精快。然不及宋人之大。七言。夏圭山水。題畫卷。則宛出東坡。

啓南七言律。如馬上黃沙。少年儒將。天連湘漢。落日荒荒。等篇。體亦爲正。如得喪有塵齊後減。是非無種辯時生。老盡鬚顏畧相似。記來年紀久應訛。 青山一杖付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 特抱琴來僧已出。欲因山訪鶴先行。 高歌激物鳥忽語。樂事會心人不爭。 藥如

效世黃金賤。年莫購人白髮公。 山窮借看堂中画。花盡來尋竹主人。 穿窈窕來憑拄杖。可盤桓處藉闌干。洗開山色雲生浪。鍊出秋容樹轉丹。 頭衰要雪消難得。山缺教雲補不妨。（傳公得余詩画失去重補）算春巳及一百五。問老今懃七十三。柴戶日長饑足食。竹堂風暖燕交談。山雨乍來茆溜細。谿雲欲墮竹稍低。簷頭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蟲子母鷄。 覩生如寄誰非客。視死爲歸此是家。 鶴表虛名待誰錄。狐丘宿約與妻偕。（四句埋墳）款有杯盤及奴輩。話因門戶借丁男。 欲擲吳眠高着枕。便圖老眼大抄書 屋須矮小亦須厚。窓要清虛竹要疎。

着味笑堪陪座客劉分㿉好作家翁耳聾語意精快宋人每家可得二三聯啓南全篇可得二十餘首當在宋人之上。

啓南傳焉元成評言之所下學詩學畫者皆一時盛名之士如都玄敬文徵仲唐伯虎等故其名最著然後人所慕如落花等但得其膚淺耳於精快處無一語也觀其摘句當知之。

王元美云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獻吉信陽嗣起仲默昌

轂上冀庭實下昆敦古昉自建安掞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美哉。

世之論李何者莫不謂獻吉[illegible]倣獺仲默捨筏此似曉不曉獻吉五言古粗率不純自漢魏六朝李杜靡所不有而相肖者無幾信爲倣獺若歌行雖學子美而馳騁縱橫實有過之又未可以言倣獺也仲默五七言古信多捨筏於 國朝諸子不足當其下駟而七言律則元瑞所謂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者也若獻吉山斗一代實在歌行而仲默冠冕諸公實在七言律耳或選何歌行

篇什與李相等。選李七言律篇什與何相等。是全不知詩者。

樂府五七言雜言。有自出機軸者。有摹擬相肖者。獻吉李夢陽則兩失之。元美謂獻吉樂府有貌而後有逼眞者。直夢語耳。

歌行本於離騷。獻吉熟於騷。其歌行於處皆得於騷。于鱗於騷學實踈。故歌行無一可采。獻吉歌行入錄者。紆回隱約。有餘不盡。短篇嚴緊精鍊。不雜一常語。此　國朝諸公所無。長篇體雖縱橫。而意實渾涵。實兼李杜所長。與論李杜不同　其不及李杜者。則累語累字爲多。而全第四則參看

集益見蒼莽也漢京篇楊花篇去婦詞專學初唐附見本體之後。

獻吉五言律入録者僅十之一。然於初唐子美得其神髓。惜不免有玷缺者。元美刻摹杜兼愛初唐實未有一語也

獻吉七言律入録者益少。然氣格蒼古本乎自然非矯強可到若全集則有生句稚句庸句鄙句其鹵莽率意近於學究者有之　國朝諸公論詩多貴耳賤目惟元美庶爲有見至論獻吉七言律亦貴耳賤目矣。

獻吉五七言律絕於　朝廷郊廟邊塞諸作則工於山林

田野閒適諸詩則拙蓋才性各有所宜若李杜則無不兼善矣七言絕帝京篇郊祀歌等氣格本乎李杜卌末盡工

何仲默明名景五言古初年學唐短篇間有相近既而學漢魏實踐樂府雜言七言出於兩漢者為離出於六朝唐人者間有可采中用韻多兩句一轉非樂府本色歌行才力遠遜獻吉而亦未升高岑之堂間有入錄者亦不盡合元美謂獻吉包徐孕何是也

仲默袁海叟集序云景明自爲舉子歷宦十年日覺所學非是學李杜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漢魏李杜各極其至說見前集李杜論中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二家旁及初盛

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愚按此論雖於李杜古詩有不相契然與前捨筏之說（見前集總論李何論詩中）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見前集李杜論第十一則）意甚相反蓋此言自爲舉子歷官十年乃三十以後言而前所云則三十以前見也然集中五言古學漢魏實踐歌行取李杜又自迥絕蓋仲默輒想雖切而資性實遠終未有一得耳至年三十九而卒惜哉

楊用修云仲默枕藉杜詩其於六朝初唐未數數也與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予謂詩先體製而後氣格仲默昌穀君采用

修。諸人多學六朝初唐，似過而實不及也。

王元美論李何諸子云：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爲朗。此見元美及李何諸子所見所造，皆歸於正。薛君采、楊用修工於六朝初唐，又自以導仲默爲功。予謂薛楊二子實爲禍首。然仲默入初唐，止七言古一體，而他則未嘗入也。獻吉、元美亦有六朝初唐，實以備衆體耳，非有意學之也。

仲默五言律，全集太弱，元美謂不能諱其屍，是也。然入錄者多出盛唐子美。

仲默七言律，風體不一。入錄者，體多出盛唐，子美亦有出

大曆者餘雖稍弱無不可觀當爲　國朝七言律第一。蓋于鱗雖高壯雄麗不免雜頹太露耳獻吉駁仲默書云仲默詩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云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律與絕句更不成篇亦寡音節此論一一相反豈以仲默論其詩色澹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獻吉心有不服而故爲是以詆之耶

子美七言律尚有稚語累語仲默學杜雖氣格稍遜而純美勝之故仲默五七言律及獻吉五言律皆子美嫡嗣也。

王敬夫嘗言獻吉改正子詩者稿今尚在惟仲默諸君子

亦獻吉有以發之至其漫興詩則云仲默親從獻吉遊高才妙悟孰能儔亞獨老夫堪下拜即教獻吉也低頭益仲默才力本不及獻吉而五七言律精純秀美實爲勝之此益服其精純秀美耳

徐昌穀卿名禎迪功集樂府雜言槩舞歌間閭行猛虎行宛爾西京而語無盜襲當在于鱗之上獻吉以下勿論也五言律興象玲瓏風神超邁乃盛唐化境元美元瑞俱不相契七言律出於子美變者在獻吉諸子之上獻吉序昌穀集云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元美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王爲篤論然元美又謂昌穀咀

六朝之精言采初唐之妙則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則元美之所謂化者意在古詩排律而不在五言律也則獻吉未爲失言而元美反爲大戾矣敬美極推服昌穀及高子業五言律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可謂知言

徐昌穀少年文匠齊梁詩沿晚季所著有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惭集大要淺稚鄙俗焦桐則盡入惡陋鸚鵡畧有可觀逮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所爲今廸功集僅一百九十首乃其自選後作而前詩一無取焉後皇甫氏爲刻外集袁氏爲刻五集元美謂如舞

陽絳灌既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
顙邪按獻吉元美攸泰諸公不能精自嚴選使後人指
摘瑕疵乃自失之李于鱗能自嚴選而淺鄙之夫必
欲盡彰其短良可痛恨二公有知當切齒九原矣
邊庭實貢名五言古語多錯出出漢魏者較于鱗則爲淺易
樂府雜言格新調婉情變化差少然以意爲主而不以
格爲主也五言律多出子美盛唐七言律和韻最多下
者有同學究入錄者冠冕整秩而兼有氣格其工處較
五言爲勝元美稱五言勝七言以全集論也七言絕迎
鑾曲凱歌等出於太白永王東巡歌上皇西巡歌較獻

吉帝京郊祀究美過之。當爲傑作。

胡元瑞云。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稱。及細閱當時諸家。仲鶡戴冠。德涵康海。敬夫王九思。子衡王廷相。詩皆非長。華玉顧璘。繼之鄭善夫。升之朱應登。士選熊卓。或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偏。獨邊視諸人。差爲諧合。不得不爾。愚按此論五七言律也。不惟於庭實有當。而於諸子。亦見其大畧矣。

王敬夫名九思 全集多不可觀。即入錄者。非寬易一兩字不可。七言律槩多學杜。較景文得杜之正。然不免稍爲束縛。

王敬夫自序云予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愚每讀此序未嘗不斂袵歎服今人一登科第即恥言受學既入翰苑則文衡在我矣敬夫謙而受益卑不可踰卒與康李先後並驅宜矣獻吉名高一代亦述王叔武相發之言何能損其萬一適足益其美譽耳

高子業 名叔嗣 [五言古]或出大康亦有出於應物者[七言古]間得數篇殊不爲工[五言律]多出摩詰王敬美極稱之然全集多生字生句即入錄者亦畧見之蓋欲以此見

風格耳。此是不及昌穀處。予嘗以全集觀。擻欲棄去。最後刪錄不忍釋手。故知弘正諸子之詩。非選錄不可。

弘正諸子觀諸家序列不同。則知李何徐邊而外。初無定名也。

薛君采名蕙與何默唱酬為多。[illegible]樂府有三言四言雜言較諸子雖勝。而適用者少。予嘗謂諸家集有樂府三言四言雜言者。為店眼物。惟于鱗專習擬古。故為獨工。

君采五言古視弘正諸子。足為吐氣。然平生跳於六朝。故於宋齊以後多工。漢魏以下亦能彷彿。而唐古則未嘗為也。

君采七言歌行。元夕篇。燕歌行等。出於初唐。而元夕最工。

君采五言律集中前半截爲工後半截爲劣中有出初盛者而初唐爲工七言律有出子美者然於沉雄渾厚處無一語也七言絕如涼州詞塞下曲 皇帝行幸南京歌海上雜歌遠游曲可繼獻吉庭實至學子美變體則入錄者少

楊用修名愼詩多塡故實而訛字復多入錄者則取明顯也薛君采序其詩言才與學元美謂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俱可見矣予嘗謂用修騁博元美誇多然元美深服用修而陰法之又不可不知

用修五言古學漢魏者亦能稍變然學齊梁以後者爲最工

胡元瑞謂清新綺縟獨擅六朝之秀是也。

用修七言古多出齊梁初盛而初唐尤工。

用修五言律多出初唐七言律多用杜語後半截似多流麗其俊亮高華者已啓七子之調但不若七子之精工耳餘篇亦無弱調纖體最工。

李于鱗名攀龍樂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漢魏世或厭其摹倣然漢魏樂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來體製音調後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鱗得其神髓自非專詣者不能至於摹倣餖飣或不能無而變化自得者亦頗有之若其語不盡變則自不容變耳語變則非漢魏矣所

可議者於古樂府及十九首蘇李錄別以下篇篇擬之殆無遺什觀者不能不厭耳

于鱗學漢魏蓋於六朝及唐體古詩初未嘗習遂云告而歸始差次古樂府及十九首錄別以下諸詩擬之而盡力於漢魏是于鱗學古初無所染又能專習凝領漸漬歲月故遂得其神髓耳王元美云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元瑞亦言兩漢詩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其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屑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嶽庶幾齊語試觀于鱗學古則二

子之言信有徵也。

擬古惟于鱗最長。如塘上行本辭云。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于鱗則云。念妾平生時。豈謂有中路。新人斷流黄。故人斷紈素。新人種蘭茝。故人種桂樹。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格倣本辭。而語能變化。最爲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雖稍變。然宛爾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臨古人畫。中間稍添樹石。亦是作手。惟陌上桑但畧換字句。則甚無謂耳。

于鱗擬古樂府雜言七言。語或過眞。復有得於擬議之外

者七言古聲調全乖無一語合作子貴謂七言古仲默
無篇子鱗無句獻介子謂此語無人能道。
子鱗七言律冠冕雄壯俊亮高華直欲逼唐人而上之其
俊亮處或有近晚唐者。餘子亦然。然二十篇而外。句意
多同故後人往往相訊然唐人七言律李頎諸公。僅得
數篇尚足不朽子鱗嚴選可得二十餘篇顧不足以傳
後耶但後進初學志尚奇僻於其高華雄壯處實不相
授故託之溫雅以抑其雄壯託之清淡以抑其高華。既
未足以壓服人心。則直以句意多同并乾坤日月紫氣
黃金等字貴之矣。如自許鐵冠衝痺癘秉揣白筆掃風

霜翎草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鉞寒。　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郎西。　百粵大雲搖海色。九疑寒雨壯秋陰。　千乘旌旗分羽衛九河春色護樓船。　騰裝殺氣三江合。吹角長風萬里生。　鼓角疑從天上落軺車真自日邊來。　地拆黃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

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　蒼龍半挂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　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　巴山漸出雲連楚劍閣迴看雪照秦。　千峯曙色開金掌並馬寒光照錦袍。　漳河雨雪穡帷黑大漠風塵燧火青。　青樽夜倒滹沱月紫馬秋嘶大陸雲

黛色總疑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九里松等句冠冕雄壯者也但較之獻吉則着意買勇耳五言律體雖宏大而警絕者少間有俊語乃七言勝餘七言絕入錄者較律聲調雖同而意實寬裕足配龍標

于鱗七言律冠冕雄壯誠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後進之疑者以其不能盡變也唐人五七言律李杜勿論即王孟諸子莫不因題製體遇境生情于鱗先意定格一以冠冕雄壯爲主故不惟調多一律而句意亦每每相同元美謂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是也然或厭其一律而錄其別調則又失其所長非復本相矣餘子亦然

世多稱獻吉倣擬子鱗倣古字謂　國朝人詩惟二子可稱自立門戶如獻吉七言古子鱗七言律是也蓋詩之門戶前人既已盡開後人但七分宗古三分自創便可成家中郎一派僅拾唐末五代殘唾（詳見五代論末）今人不知以為自立門戶耳（七子總論見梁公實論後）

元美論同列詩每多過譽而于鱗又所深服然細詳諸說多是貶詞而無譽言李諸體歌行最劣反不免過譽矣

王元美（名世貞）四部稿前後集共四百五十四卷古今文集未有若是之多者竊謂劉向張華學稱博矣而著述未嘗多太白子美詩稱工矣而文章未嘗富今元美詩數

倍於李杜。文數倍於韓蘇。且於天地。人物。文章。政事。釋老。九流。以及書画工技靡所不通而條言之。此勢之必不能兼。而理之必不能精者。但其陵轢中原氣蓋一世又能奬借後生。後生出其門者。皆一時之儁。咸以謂詩兼李杜。文勝韓蘇。古今集大成者。一人而已。後人何敢措一喙焉。

元美識超一代。力敵萬人。有兼功而無專力。總諸體而論樂府變數篇可稱詣極五言古選體最劣。唐體稍勝。變體及學東坡者。多有可觀。歌行六朝唐宋靡所不有。而入錄者不能什一。中雖有奇偉之作而純全者少。變體

始多全作。五言律僅得百中之一。而實非本相。七言律意在宗杜。又欲兼總諸家。然臃腫支離。復多深晦。晚唐奇醜者亦往往見之。此英雄欺人耳。

元美五七言古變體。常勝。蓋元美爲詩。多得於倉卒寡訓練之功。故正體每多累字累句。變體則乘興而就。反多完美耳。

元美七言律凡一千五百五十八首。可采者。僅百中一二。而字句尚或有累。元美謂于鱗七言律三首而外。不耐雷同。又謂謝茂秦與寄小溥。變化差少。豈自謂其獨能變化耶。甚矣責已太恕。責人太嚴也。

太白斗酒詩百篇。故其語俊逸而高暢。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故其語奇拔而沉雄。元美七言律意在宗杜。而恒以倉卒得之。宜其支離愈甚也

盛名最易誤人。獻吉元美七言律。讀者不敢少貶。此信耳也。作者不復自擬。此信人也。信人者。時一見之。信耳者。天下皆是也。然獻吉之鹵莽率意。昧於杜之變。元美之支離深晦。昧於杜之奇。於奇變皆無所得也。

元美稿。凡片紙隻字不棄。蓋欲以多為勝。或以為言。公云。秀美者。固吾子。禿髮癬疥者。亦吾子也。終不復刪。其詩野夫興就不復刪。大海廻風生紫瀾。蓋其意本如是耳。

宗子相名臣五言古多出漢魏較于鱗精純不如而才力則勝庭實七言古短篇多類太白於諸體爲優長篇如二華金山廬山頗多奇縱而怪誕處則似任華盧仝此不善用其才者五七言律意在匠心故不成語者多入錄者僅十之一而多非本相七言律變體爲勝

元美言子相從吳生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嘔血又言子相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云云愚謂子相覆盂嚙裂有不自安意淫思至嘔血乃求通而入也其合作者未必不因悔憶而得

若今之邇異弔詭者則傲然自信。豈復能嚙盂嘔血耶。

謝茂秦榛名全集諸體共二千三百五十九首乃趙王府所刻盡搜生平所作而裒集之應酬者十居四五。最爲冗穢要多初稿未竄定者。

茂秦五言律淺稚者十之三。生澀者十之二。入錄者高壯雄麗爲諸子冠如風雲隨鳳輦。日月動龍袍。　黃沙連塞近。黑水入荒流　日翻龍窟動。風掃鴈沙平。　亂山通驛道。殘日照邊樓。　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　旌旗搖海月。笳鼓振邊風　鴈逐邊聲起。鯨翻海色來　草枯馳馬地。霜冷射鵰天。　塞日嘶天馬。邊風落皂鵰

海月窺龍劍沙雲接鴈山城連岱雲起。地接海天浮。等句。皆高壯雄麗者也。至如舊館殘孤燭秋原老百蟲。落葉全疑雨。明河半隔雲。倚杖海天近聽泉雲壑重。潭龍乘月色。山鬼傍松陰。聽見彈琴鉢盂知舊物鐘磬會餘音。替僧風飄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等句。則又沉深而有餘韻。排律不錄。可得三十餘篇。氣格雄渾。足配初唐。實國朝諸家所無。

茂秦七言律。淺稚者十之二。生澀者十之四。入錄者。冠冕雄壯。足繼于鱗。如胡虜幾窺青海戍烽煙又上白登臺畫角悲涼孤館夜。黄榆搖落九邊秋。天横落照明

孤壘地入窮荒接萬山。黃河蕩日寒聲轉嵩嶽連空遠色開。胡笳遥動黃雲暮塞馬長嘶白草秋。雨過羊城春浩浩雲連鯨海夕冥冥。大野瞑煙沉漢壘亂山秋雨滯戎衣。笳吹夜月軍門靜。劍倚秋天虜障空。蒲海風聲連鼓角。葱山雲色亂旌旗。北望雲開燕道路。中原天劃晉河山。漢關晴雲低抱樹海門涼月半浮天。居庸北去胡霜下。碣石東臨海日寒。馬經滹水魚龍避霜下恆山道路清。路出三吳兵火後帆歸百粵海雲邊。能驅瘴癘霜威遠直壓波濤海勢平。天開鳥道三秦外。地入蠻叢萬井西。塞門列陣山

雲合幕府聽笳海月遲。秦雲曉度三川水。蜀道春通萬里橋。地出三峯雄陝服。天分八水雜秦聲。平地波濤吞澗谷。極天雲霧失峯巒。等句。皆冠冕雄壯者也。至如秋草空迷長樂苑。夕陽猶傍集靈臺。湘鴈晚低彭蠡澤。楚雲春湓豫章天。曇雲不作空山雨。祇樹還生象外花。海上有雲連蜃氣。嶺南無雪到梅花。楚棹正逢歸塞鴈。漢雲遥送渡江人。月明綠酒當年共。秋老黃花近賞遲。宫中燭映西山雪。笛裏梅傳上國春。雲間不辨銀河色。樓外空傳玉笛聲。光臨鳳闕清鐘斷。寒入龍庭畫角悲。秋月早朝尚憶嘶風去夜醉

猶憐踏月回馬等句，則聲調和平。較于鱗格稍能變，變體四首。在諸子之上。七言絕十餘首。可配龍標。大抵七子之詩以才氣勝至鍛鍊之功則讓茂秦但多工句而不工篇故高壯者或未融洽耳。此七子所以讓仲默也

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愚按茂秦五七言律絕其妙處正在於此令人不惟厭其詩且厭其題矣

茂秦詩說云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嘗與盧次楩論詩盧云格貴雄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今觀其集中多生澀語正盧所謂刻

削有傷元氣者也。又其詩云：詩緣老後格逾徤。今考其淺稚者，多少年作；生澀者，實晚年作。豈識見不足以生澀爲格徤耶？觀其論李長吉詩，便是其悟頭差處。見總論後秦詩說中

傳稱茂秦初學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悵悵若駭人，終席不省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塹，不覺也。以是詩益工。陳玉叔云：大都山人平生以身爲易盡，而無以累之；以名爲不朽，而無以奪之。窮極而思工，思工而語至。已上玉叔語今於其淺稚生澀者，痛加删削，實欲成其後世之名耳。

徐子與行名中七言律才氣豪邁較明卿和平處雖少而光燄崢嶸勝之元美稱其宏麗悲壯讀之令人神聳是也但雷同處過于繇如樓船迴自三江下王帛還當萬國先（送羅大參自滇南先期入賀萬壽）九衢避馬風霜舊三殿飛龍日月新。風雲六傳從天下鼓角千群出塞行強虜千群俘馘盡將軍五道凱歌歸記室半傾天下士弋船曾繫日南王。一上岱宗歌郢調遂令東海失齊風（元美備兵山東）憲府秋開千徼月樓船南盡百蠻天。天南氣色高銅柱日下聲名壯鐵冠。嘘氣何勞驚日月排空忽自壯風雷（渡淮大風）盤江明月千山出衡嶽浮雲一日開。雲

螢火明秋枝獼猴臺風起畫披襟　驄馬曉從三殿出虬峯秋映九江寒。高秋落木千江下。天闊寒雲七澤來。猿猱悲風連九塞蒼蒼秋色徧諸陵。百盤天隔一巡江雨萬里秋生日觀峯。風雲自鬱千秋色星斗常寒百粤天。秋陰曉散千帆雨海色晴連萬里湖。王氣却連玄武署鈞天猶振洞庭湖（元美自鄖臺拜留京廷尉）一日星辰分五嶽十年風雨滯雙龍。萬里戈船歸百粤尤關芻粟轉三河。等句皆冠冕雄壯足繼于鱗者也其他用事屬對極爲精切。

或問于元瑞云今人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

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字最詩家下乘小道子與精切無亦類是乎曰論古今人詩各異在唐人巳有不免者學者苟不得其氣格神韻而拘拘於此是爲下乘小道苟得其氣格神韻而復如此精切奚不可也

子與交歡于鱗元美遂取舊草焚之自是詩非開元文非東西京毋述此正與昌穀見獻吉改其所爲相似二徐捨巳從人卒能方駕二李今人溺於偏袤而反於雅正者嗤之欲垂名後世難矣

吳明卿名國倫 七言律多冠冕雄麗足繼于鱗

如赤縣五雲開北極黃河萬里劃中州 胡笳暮

咽三城戍漢節秋清九塞塵。七澤春深飛彩鷁。百蠻天盡躍青驄。橫戈已壯吞胡氣。按轡新成出塞詞。吳雲晝擁黃金甲。漢日秋懸白馬盟。萬馬忽乘青海戍。六師翻困白登圍。霜下薊門天黯澹。虹垂碣石晝陰森。鄉心苦被蠻雲結。客淚遙含海色來。浪擁帆檣天際亂。星蟠吳楚鏡中分。江合百川爭赴海。山蟠一柱上撐天。胡吞九水浮天闊。地擁三巴入鏡來。千帆雨色當窓過。萬里江聲動地來。明月萬家機杼恨。黃雲四塞鼓鼙哀。風吹華髮乾坤短。天坼黃河日夜流。橋石似從洹水駕。林煙欲撲太行飛。天寒霧

白蠻王壘日落江清帝子樓。雙流夾郡風雷走萬嶺蟠空日月垂。十年瘴海波初定八月星槎使正還。等句。皆冠冕雄壯。然以全集觀聲調較諸子稍婉。至如仙梵杳從空翠落亂帆紛挂野雲飄。風生錦障吹陰雪花簇瓊筵駐夕暉。一自風塵捐駿骨翻從湖海問龍顏。寓直桐陰清左掖退朝香霧鬱西山。山氣作雲蒸宿暑溪聲帶雨咽新秋。谿聲暗咽秦時雨村落仍遺晉代風。酒船歌舞縱横入沙積鳧鷗斷續逢。新營石室藏金粟小引溪流灌白蓮。等句。則聲調和平者也。

明卿七言律。全集實多未穩。亦有生澀如茂秦者。元美稱其首尾勻稱。宮商律諧。情景相配。故美。亦言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處藏高。蓋指其入選者言之。

梁公實名有譽諸體較諸子爲少。而入錄者多。疑後人刪選七言古。亦較諸子爲勝。但未盡工耳。

公實七言律如上谷風塵通大漠。居庸紫翠落層巒。北海波濤三島近。西山樓閣五雲凝。青海月明胡馬動黃榆風急皂鵰寒。坐令鳴鏑侵周甸。不見封泥守漢關。龍沙旌閃胡塵斷。鹿塞笳鳴漢月流。狐塞天低橫殺氣。鴈山秋早動邊聲。天闊高臺招駿去。風生大

漠射鵰來。人間漫憶衝星劍海上虛留貫月槎。揆
塞戰塵天外黑隔城山色雨中青。千峯涼雨窓前急。
萬壑驚濤樹杪來。南國梯航催貢賦中原戰鬬憶提
戈。西山雲霧開黃甸北闕星辰護紫微。西山雷起
蛟龍鬬北極雲垂海嶽昏。戰後關山生暝色雨餘城
關淡秋陰。共懸霄漢乘槎興忽動江湖擊節情。孤
城海氣霾寒日萬壑鐘聲出暝煙。等句皆冠冕雄壯
足繼于鱗者也然入錄雖多全篇則不如諸子為工至
如淵泉雜雨鳴山閣空翠因風濕客冠。下榻微風吹
石壁當歌明月出江雲。林藏宿雨諸溪漲峽束長江

萬木低。誰家笛弄千山月。半夜烏啼萬樹霜。石樓積翠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海上斷雲秋漠漠。天邊落木歲陰陰。村前花逐諸溪水。雨後人耕滿壑雲野煙細遶蘆敧杖。夜雪難乘剡曲舟。石牀雲滿無人掃。山篋書成只獨看。葉聲四起催山雨。澗溜斜分到石池。等句。皆聲調和平。而有氣格。出明卿之上。較諸家爲多。

胡元瑞云。七言律。開元之後。便到嘉靖。雖圭角巉巖。鋩穎峭厲。視唐人性情風致。尚自不侔。而碩大高華。精深奇絕。八騶上駟。家握連城。名篇傑作。布滿區宇。古今七言

律之盛極於此矣愚按元瑞此論於于鱗諸子最爲公平且字字精切無容擬議今人第以其語意多同并多用乾坤日月等字遂并其高處棄之此雖識性淺鄙抑亦袁氏之說中之也以下三則總論七子之詩

嘉靖七子七言律碩大高華精深奇絕譬之吾儒乃是正大高明之域今之宗中郎者視之不啻冦讐學者苟有志於反正正當以此砥礪苟能於此編時時諷詠開拓其心胷使齷齪鄙吝之念盡消則邪氣自不容入矣予嘗謂嘉靖七子之律氣象籠蓋千古惟溫雅和平稍乖不能不遜弘正諸子耳

詩之碩大高華譬食味之有牢牲享宴之品雖衆然必以牢牲為先胡元瑞謂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是也七子七言律碩大高華者多而溫雅和平者少秖是不能通變今之宗中郎者於七子之語而盡黜之是猶享宴而盡撤牢牲也不惟失體且不知正味矣

李本寧學唐太過之說見盛唐總論實為七子藥石

屠長卿名隆三集多出於倉卒即入錄者非竄易一二字不可五言古白榆悉學青蓮

同拳歌行出初唐者最工明月篇初讀仲默覺甚工麗及讀長卿覺仲默稍為雜亂而工麗亦有弗如蓋長卿才

力實勝仲默耳。栖眞恣意傾倒，畧無含蓄，贈宋伯雲贈盧子明。孫公子席上放歌。亦皆傑作。贈宋伯靈。襄無二句雖佳，但前後相接，語實不穩，宜刪。又孫生有言，天許作閒人。佛容爲弟子，頗類任華，刪去四字無害。贈盧子明長句太多。刪去數字。孫公子席上歌，前段有似樂天，易之爲妙。白楡豪邁，悉似青蓮，極才人之致。中如薊門行太白酒樓聽武生歌，畫洞庭，畫錢塘，頗稱奇偉。然太白酒樓宜刪二句，聽武生歌宜刪四句。不錄者不論。

長卿古詩歌行才具淵翔傾倒，過於季廸。又轉韻者多於意不盡處轉之。此見錯綜之妙，非有力者不能。但以全

集觀恣意淋漓字句既多未安而音調亦有不諧詳鮑照論及錢劉論詳中

長卿七言律入錄者皆中晚之調中亦有晚唐後調不當與七子並論然亦從七子之變也知此則可以槪百穀矣。

嘗讀長卿逍遥子等賦長者二千餘言短者亦及千言體裁甚工而字句穩妥至其古律諸詩則信手落筆完善者少蓋惟諸賦稍爲着意詩則任情自恣耳何三畏作君傳言每見其伸紙揮毫千萬言頃刻立就其得於倉卒可知惟初唐歌行稍稱完善者初唐歌行非倉卒可

辨也。

王百穀名穉登。刻集二十一種。餘六種無詩。公年幾八十。今自燕市以後五十年間。僅十六年有詩。故知遺稿尚多也。

百穀才力不逮長卿。而五言律則百穀爲優。有自出巧思。而實爲中唐者。諸集則刪汰入錄爲多。

百穀七言律燕市諸作。尚有類七子者。乃是題偶相近耳。以下多晚唐俊調。極醒心目。嘗見公手書此類甚多。蓋五十以後作。今稿中多不載。因知所遺甚多。因取陳壐山所抄。并他所見采錄補之。

七言律于鱗高調本出初盛然讀于鱗詩遂欲廢初盛百穀俊調本出晚唐然讀百穀詩遂欲廢晚唐然于鱗實不及初盛（說見于鱗詩中）而百穀則實勝晚唐也

百穀律詩五言如是泉皆作瀑何草不爲蘭七言如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等句乃其最下乘今少年指爲百穀之體而效之其謬甚矣

何无咎（名白）寄予汲古堂集時年六十有九云十五年前因拙草散逸過多遂爾災木益五十五已前作也李本寧序謂兼吳人王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俞羨長五子所長信然然析而論之古律則古爲勝古詩則七言爲

勝[五七言古]中多元和宋人體殊不爲工。

无咎[五言古]入錄者漢魏以下與靈運爲勝。惟[唐古]爲劣。但平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即沈休文上尾之說。仄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平。出於薩天錫諸公。用修熟於齊梁故有此病。无咎不宜踵此

无咎[七言歌行]才情小讓長卿。而完善多。予嘗評其[歌行]在獻吉之下。李週之上。然皆極意馳騁。其所以不及獻吉者。正在馳騁也。但仄韻上句第七字多用平。自是大病。

无咎[五言律]入錄者[氣格]不減。如飛鳥動虎光。盈盈曲房

下春風動簾額雖出齊梁而純美勝之其他多初唐句葢其氣渟厚出語自類非有意爲之也七言律入錄者氣格亦類初盛但化機不足耳

徐仲昭序余詩云近來談詩者各宗近派至剽故俳調隱語方言橫見雜出稍以古法相繩輒曰吾自有詩何能取落花黏枝贋羹佐鼎雖然終不能無所取獨惜其不善取古今自有全材而顧取其偏者自有正氣而顧取其餒者自有定格而顧取其離者凡遇目入耳之聲色皆足供吾恣取而聲顧取其隕者色顧取其黯者吾自有必至之情必盡之致而顧取其不情者無致者以此

嘐嘐號於人曰能詩。吾不知也則宛似中郎諸子。與總論三

十四卷學者於詩或欲爲六朝晚唐二則參看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詩別論

〻律〻朝中可摘並不盡摘也

此書大處俱佳但摘句中必及古詩似尚未不見宋法自漢魏以至有唐詩大家莫不階從四家後出者有律詩而以律論詩大家中亦不能以此此公論詩窮源遡流可謂集詩家之大成矣也豈先生承信之顏御史此書極誠懇當天殘後鄭鳴呼若先生之詩不借先生之名不傳三嘆

甲辰中秋前五日柳洲偶書

要夫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
一朝中古作漸衰然當時古律亦知出和蓋
論況古作即微此以質能知
竊惟國初諸鉅公談論皆及何
下多事時未甚郎行其火變
古今來煙微不彰者何可
故時
於之